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七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後漢紀

孝質皇帝

在位一年

壽九歲



諱續肅宗之玄孫千乘王伉之曾孫也冲帝崩太后命立為嗣永嘉元年正月即帝位

牛徒增盛

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缺命綸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自刃冀曰此政色

高將軍

將軍也改音戶難強梁也一說留大者此破籬危而出故言跟帝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而崩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

冀主帝立

清河王肅明德者聞冀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東攝萬機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家聲音侯音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迎家聲音侯

入權勢

志入南宮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官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徐

孝相皇帝

在位二十一年

壽三十六

諱志肅宗之曾孫河間王開之子也質帝崩梁冀等定策立之本初元年六月即帝位太后臨朝聽政

已朝野倚望

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曲也由是朝野皆倚望焉八月立

杜喬性梁冀

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况符咸喬以官為臧罪臧子不用由是日忤於冀故切

梁冀誅殺李固杜喬

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官者唐衡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期明交通妄言清河王肅當統天下事冀於是捕文期誅之肅坐貶爵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去與文期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遂死於獄中臨命與

荀氏八龍

荀爽書  
為李膺  
師

陳是不  
禁訟者

梁冀謀  
殺李膺

張陵申  
公憲以  
報私恩

崔寔著  
政論

胡廣趙戒書曰國受國厚恩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置一朝梁氏迷謬公等由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廣戒得書悲慙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其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三年明陵侯相荀爽卒爽神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荀爽李固李膺等皆守節之在明陵故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徐繼靖荀爽

江爽肅專本或作敷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賴陰令爽康切姓也以爲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謂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寔後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是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和平元年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二月太后崩梁冀乘執橫暴所在怨毒宋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

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冀不納

元嘉元年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呵虎何切叱昌勅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十一月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

遂郡舉崔寔寔詣公重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不他沒切或荒耽者欲耽都含切不恤萬機

或其蔽箴誨箴諸深切厭偽忽直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括占括切囊乃剛切易曰括囊無咎或踈遠之臣言以賤

發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二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垢幸右切上下怠懈百姓嗷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口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

矣口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

矣口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

矣口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

矣口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

矣口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

矣口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

聖人執  
權定制

孝宣明  
君道

刑罰藥  
石德教  
亦肉

論崔寔  
矯一時  
之弊

劉向等  
上書曰  
穆罪

切事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

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

子對葉公以來遠楚葉公也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

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苛倖所聞簡忽所見烏可

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

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

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

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

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相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

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

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

經鳥伸熊胡弓切莊子刻意篇云熊經鳥伸按成元英疏吹吟呼而

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灋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

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

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白王之敝值危運之會

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駘達來切說四牡橫奔

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輶以救之何休公羊傳注曰拊以木銜其口

奔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

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

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

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

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

不易之常道矣

永興元年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

十餘人官者趙忠喪父借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遂發墓剖棺帝聞

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帝覽其

奏乃赦之

永壽二年泰山琅邪城公孫舉東郭寧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

韓韶為

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穎川

韓韶為

韓韶為縣長泰山邑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

不入境

縣界韶開倉賑之王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

穎川四

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離陳寔

穎川四

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三年或上言民

劉陶謂

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劉陶謂

議之大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

劉陶謂

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與竹經切蟲杆軸空於公私之求婦輔經

劉陶謂

沙礫化為南金石也毛不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

劉陶謂

食雖義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蕭康成曰

劉陶謂

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

劉陶謂

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

劉陶謂

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劉陶謂

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鑿薄之禁鑿如切

劉陶謂

後治鑄之議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東

劉陶謂

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飢鈔楚切又初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切倉沒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切

軼使愁怨之民變雁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延熹元年

延熹元年音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音緣邊九

延熹元年

郡帝以京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度徒故切解見龜臨行上疏曰臣

延熹元年

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技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

延熹元年

揚之任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民數音秦音切坤若角切更寇虜室

延熹元年

家殘破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與金輦寶

延熹元年

以為民惠乎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駁黜

延熹元年

將半故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斤姦殘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延熹元年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漢中龍  
破匈奴

漢中龍  
破匈奴

官官五  
人封侯

范滂有  
登清天  
下之志

陳蕃薦  
五處士

二州今年租更寬謂卒更錢也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

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

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

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相與弟

士稍安乃潛誘烏相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擊破其眾

於休屠類也諸胡悉降○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

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

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

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那尊帝大怒呼中

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璆音獲即具獨坐也小黃門史左悺唐衡

定議誅之使具璆將左右殷騶上居姑切馬舍也虎賁羽林都候劔

戟士合千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

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莫不稱

慶收冀財貨縣官片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滅天下稅租之

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大司農黃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

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嘗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

上曾敢切攬持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

緩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

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猥為切疑有私故

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八切間

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

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尚

書今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古薨汝南袁閎音京

北平著音穎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音絳云切備禮徵之皆不

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

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蕃性方

陳蕃設

姜肱兄  
弟遇盜  
爭死

魏相破  
敵隱身  
不出

權歸五  
侯

陳蕃由  
救李雲

李雲誅  
李雲能  
愈橫

峻不接賓客唯釋來特設一榻註蓋切去則縣之釋雖不應諸公之

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業取入切又巨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

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復不應徵聘肱常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

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

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

焉帝既微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

面言患眩疾韜他刀切韜也眩黃練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帝又

徵安陽魏相其鄉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

不可相乃慨然歎曰使相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帝既誅梁冀權勢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自

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搤於也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

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音帝今官位

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

合

卷三十一

下

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送黃門北寺獄五官掾杜瓌傷雲

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

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

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

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

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

中常侍管霸奏雲等出於狂戇戇降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

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

於是辟寵益橫太尉黃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

合

卷三十一

下

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

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

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毆示忌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陛下不審別真偽使朱紫共色粉墨雜也四方聞之莫不憤

歎善奏不納詔復以陳蕃為光祿勳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

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

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

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



陳蕃言  
封賞之內  
寵之失

不怒妾  
與自言

劉炬為  
令以化  
化民

劉龍  
一錢太  
宇

陳蕃言  
三空

楊秉條  
奏牧守  
天下需

追錄河南尹劉劭父子世父遵之微功更爵上書令黃俱問先人之絕封近習  
以非義授品左右以元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  
度子貴陰陽謬序臣知封士已行言之无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

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  
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  
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万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上書令陳蕃任  
士則治中常侍黃門典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  
曰昔朱雲廷折欄檻公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關矣拜五官中郎將累

遷大鴻臚會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上封士曰陛下以河南尹  
劉万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  
對博上下媾黷私列切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

也善人同趣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  
人納謇言寒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四年四月以太常劉矩為  
太尉初矩為雍丘令補於用切留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

前堪耳訓告以為忿志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  
罷去九月以大鴻臚劉龍為司空龍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  
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

間出補余世如在會人齎百錢以送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  
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

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刑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六年冬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  
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二空之乞哉音中田野空朝廷空倉

虛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納十一月以衛尉周景  
為司空時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

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  
據守宰可遵用舊章遺負殘基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

五營校尉北軍中丞各實覈所部下事也考也應當斥罷自以狀言

皇甫規  
薦張奐  
自代

朱穆言  
官官太  
盛

徐釋與  
茅容言  
不及國  
事

郭泰李  
膺相友  
善

郭泰相  
茅容之  
賢

孟敏不  
顧墮

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朝奏收守青州刺史羊亮等  
 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  
 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皇甫規薦之卒前後上由是拜武威太守  
 及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自代曰奐才略兼優自正元  
 帥以從眾望朝廷從之以奐代規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尚書朱  
 穆疾官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  
 用官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貂丁脚切都即切侍  
璫附璪為文貂尾為飾名駿議冠冠處常伯之任且皆罷遣博選老儒宿德與參政事  
 帝怒不應穆素剛不得意居无幾憤懣音滿人音發疽卒疽千余切  
 ○七年黃瓊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  
 家徐釋從之及瓊貴釋絕不復交至是釋往弔之而去人莫知者諸  
 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茅容追及之問國家之上釋不答更問  
 稼穡之士釋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  
 失人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  
 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  
 故也所以不荅國士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郭泰博學善  
 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  
 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  
 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  
 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力仗切車膺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  
 以為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游郡國勸也茅容耕  
 於野與等董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夷平也容獨危坐愈恭泰見  
 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泰謂為己設容分半食毋餘半  
 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度居切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  
 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季卒為盛德孟  
 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荷夏可切甑也泰見而問  
 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季遂知名當  
 世自餘或出於屠沽空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陳国童子魏昭  
 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嘗命昭作粥  
 粥成進泰泰咽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

郭泰  
不違親  
貞不絕

郭泰知  
苗允必  
敢

從香德  
物

鸞鳳不  
集枳棘

度尚  
王破賊

昭更爲粥重進恭復國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目遂交而善之或問范滂曰郭

林宗何如入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

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書感人事夫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

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

偉器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侄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因攘袂數

允十五事而去允以此發於時初允與漢中賈文經並恃其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日暮

問疾郎吏雖坐其門猶不得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

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

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居也今人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且母養人遺

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壁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

奐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曰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

爲也奐曰枳棘之林枳棘氏切說文木似楸周禮曰楸喻准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奉扶鳳切香使入太學郭泰

符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不應徵辟卒於家荆州刺史度尚募蠻夷擊交縣賊大

破之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追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女十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迫之必

逃亡乃宣言兵寡須諸郡悉至并力攻之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潛焚其營珍積皆盡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所亡少

楊秉有三不惑

陳蕃應奉於李膺等

李膺被杜毅張朔

李膺接者號登龍門

劉寬見蒲

甘陵有黨人之議

少何足介意。眾皆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弼侯。○八年。大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除番為大尉。番數言李膺馮緄。古本劉祐之杜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切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濫。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高捨安。國於從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如音汝。又如庶。不

如剛。亦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文盡動也。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負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社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寬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

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連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之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而無足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官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讓是也。而膺獨持風裁。切代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去。徵東海相。

劉寬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九年。初。帝為蠡吾侯。禮中

山。剛邑。前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見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

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遂各樹朋。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瑨。即丹。以岑昞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李膺等  
更相殘

成瑨等  
因瑨瑨  
罪

陳蕃中  
埋成瑨  
等罪

涉寢而不召資遷怒推書佐朱爽爽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

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誣曰汝

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

嘯太守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守與李膺陳蕃主暢

更相褒重李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疆禦陳仲举天下俊秀

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從獲到門疑所尔切又所寄死有富貴宛平也張汎者汎字與後

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鏤盧俱切說文剛頗以賂遺中官以此

得顯位用執縱橫岑臣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

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大原太守劉瓚使郡

吏王允討捕瓚職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

訟寃官官因緣諧許瓚瓚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瓚

罪當重中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

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家儉破覽家宅籍沒資才具

奏其狀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嵩

切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

淨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按史以下固爭淨曰徐宣國賊令

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顯莫定則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

官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淨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上疏曰

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復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而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殺

媚左右刑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

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必加刑謫已

為過甚況令伏歐刀乎歐一曰切州又刑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

淨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淨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

逢赦怨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宜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

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

聞一臣有專命之誅帝不納官官由此疾蕃亦其選本奏議輒以中

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請關

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

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元繼嗣劉瓚或瓚  
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遠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大深  
如今者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於喬切妖於喬切  
左傳地反物為妖字或作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  
孔子書之以為異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  
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此道好生惡殺少自慈去奢今陛下老員欲不去皆讀殺罰過理既乖其  
道豈復其祚哉書上即召入詔上書問狀楷言古者本无官臣武帝  
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上書亦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  
事請正楷罪收送劬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  
不誅猶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  
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瓚瓚竟  
死獄中瓚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晷逃竄後竟  
晷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晷  
而動无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豐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

帶篤好  
浮屠

贊其彪不  
納岑晷

賈彪處案  
殺子人  
稱賈父

張成教  
子殺人  
李曾不  
赦

逮捕李  
膺黨人

逮寔自  
廷就獄

八五十六 並三一九

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  
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  
出案驗據吏欲引南彪怒曰賊致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  
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服其罪數年  
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比旨名之為賈河內張成善  
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役收捕既而逢有獲名膺命  
壞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官官教  
弟子空脩上書告膺等養太李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  
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誹訕尾切論文誹謗也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  
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劾之  
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言憂同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  
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罪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明北寺  
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  
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勢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  
眾无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戶

皇甫規

曰臯古之直臣知誘無罪將理之以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皇甫規

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

皇甫規

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及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

皇甫規

桀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為故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

皇甫規

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暉各行相少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

皇甫規

密嘗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計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

皇甫規

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李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

皇甫規

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礼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

皇甫規

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譏也悲哉秋之為氣也

皇甫規

而無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

皇甫規

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服待之彌厚以越騎

皇甫規

校尉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

皇甫規

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乃均施貧民始

皇甫規

訖由是眾皆歸之時竇武女

皇甫規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

皇甫規

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請城使

皇甫規

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生脩造設黨議

皇甫規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暉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臧

等誠陛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

澄省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州荀綰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

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鳩皓鳩魏顯顯居鳩鳩苑康楊喬

邊韶戴恆等文質彬彬明達國也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

近習樹樹樹餐餐上土刀切下他結切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

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諝以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

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以次辨詰曰鄉等更相拔也以為

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欲使善也其清惡惡同其汗

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也多福今之脩善身

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劍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

救黨人

愆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上職曰切下如沃切李膺

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赦六月天下改元黨人二

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二府林并銅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

不車數千兩鄉人殷陶移謝焉不勞應對賓客滂謂陶今子

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郡書下舉鉤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傳知悉切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

迫切州郡髡髮掾史從事坐傳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回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

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

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奉奏弼會黨禁

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眾秋八月巴部言黃龍見初郡人欲

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

故上之十二月丁丑帝崩城門校尉實武定策禁中

迎河間孝王曾孫解讀亭侯宏立之時年十二廣外谷切亭名

紀作梁不疑府今從范書延熹元年五月梁冀殺陳授帝由此發

怒袁紀曰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之今從范書三年正

月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隋太子賢注范書兩隋亦兩隨云謂

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兩按兩隨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

無有常處也

且大著點校標抹增節通注

鑑卷第三十九

史弼所治無黨人

郡人戲言黃龍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補註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後漢紀

孝靈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

壽三十四

諱宏。肅宗之玄孫。河間孝王之曾孫也。永康元年十二月，和帝崩無子。太后迎立為嗣即位。

建寧元年，以竇武為大將軍，前大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錄尚書事。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

服。度遼將軍桓帝延熹元年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

叛。和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疆眾，不

時輯定。輯音集也。雅。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

言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刃，持刃下也。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

險托，若以一五千步萬人車二千兩，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

為錢五十一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伏計永初中，諸羌

一反，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中之末，二經一去用八一餘億費

起。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樽魚列切。切。今不斬，叛民則永寧無期。

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

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一皆恐。熲乃令軍中長

利刃切。切。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

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方。暖五切。因大呼，去眾

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

詔書褒美。六月，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靈武谷。羌

遂大敗。七月，熲至涇陽。經古鹽切。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張奐請 招 頗請無 招降

難當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張奐信叛羌之詐，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虛。血流汗野，切。切。傷和致災。昔刑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或時雨。生。歲時豐稔，人無疠疫。上占天心，占之。兼切。說。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切。切。招降獷敵，切。切。願一以任臣。初，竇太

陳蕃與  
竇武謀  
誅宦官

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崔劭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其相朋結譎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昔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會也或作也切擊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沉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官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專為貪暴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也音世音由通也音是月太白犯方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忌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女奴人上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

陳蕃  
武事  
見殺

段熲  
平東羌

於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使兵收鄭颯送北寺獄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即奏收節等會武出宿歸府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乃召共普共音張亮等十七人謀誅武等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至北寺獄出鄭颯使颯等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王甫將虎貞封林等合千餘人圍武武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也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轉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木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衝柵夜上西山然營穿斲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

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津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十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頗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吏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冒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其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或作刈豈作民父母之意哉日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免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逢蠱起而為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初李膺等雖廢銀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

恐不及更共相標榜世四十一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

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

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

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翟超岑晷范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檀

也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主孝東

郡劉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音波東萊王章為八

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寶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寶誅膺等

復廢官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

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

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請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

膺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膺等曰

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

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

曹節奏李膺鈞黨

二君 八俊 八顧 八及 八厨

懲罪 逃刑

范滂死 姓名李

張儉亡 陸孔融 一門爭 死

黨人以 陳寔多 所全有

中屠蟠 為迹梁

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

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讞毅慨然曰本謂

膺以遺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以歸汝南督郵

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

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

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

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也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惟大

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

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拜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

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官官一切

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

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

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

儉與曹國孔褒有舊亡抵襄不遇襄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

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

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

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讞語寔切議罪融及黨禁解

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豈自已

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刎須變形入林慮

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初中

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

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是故多所全宥初滂等非計朝政諱切

誥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

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士至為擁篲除

物也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音

徒浪切梁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

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鴆蛇之頭原連條切也謂始也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因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第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段熲與將士同甘苦

三年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暮夜熲儒欲也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上陵禮不可省

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祭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則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大傳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練達故

天下中庸有胡公

事明解朝章解朝買切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也若角切謹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尤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五月赦天下改元 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

詔諸儒正五經書之刻

收印綬自殺。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季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比類疎切也謂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媾之家及兩州人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鎡馬所出鎡可切

立三五法

甲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關職關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卒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去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一州而已又一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无所管繫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况乃三五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未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

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允中外之臣有助則賞有罪則誅无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甘露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閔文不賞閔文代切為效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遂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十石貪如豺虎暴殄承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曹為諸赦重錮被殺

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青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至左右大猷者也而夕被禁錮辱在塗泥誑反大通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以鸞送獄掠奪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功小切勸勸齊齊○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宣陵相詔皆除太子舍人初帝好文

除宣陵孝子為舍人

孝自造皇義篇五十五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為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无行趣執之徒趣七逾切置其間意陳問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朕咨風霆災妖之異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咸具孝武之世郡幸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皆見拜擢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孝子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躰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

待制為

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

宣陵孝子

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

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則隱之心義無所依太子官屬宜  
搜選令代豈有但取立墓凶醜之人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  
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護烏相校尉夏

育上言鮮卑寇邊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  
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昔段

熲良將習武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  
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就如  
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聖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

晏出塞中匈奴中郎將臧晏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  
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死者什七八  
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

子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賊  
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  
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

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  
苞歸葬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  
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歟一也

光初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  
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列焉  
○十二月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

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附託權豪徵進明時或獻  
賦一篇或為鳥篆盈簡而位外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

心假手請字妖為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蛭滓濁蟬輸為切又吐所  
解皮也蟬蛭不潔貌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  
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

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 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  
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

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

楊賜諫  
作苑  
松勸為

楊琰以  
灰囊破

詔以謠  
言奉牧  
守為民  
害者

相典號  
駿馬御

黃巾起  
解黨禁

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

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相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

為私藏帝常問侍中楊音曰朕何如相帝對曰陛下之於相帝亦猶

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疆項直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奇震之曾孫也○三年作畢圭靈昆苑碑二畢弟東苑周一千五百

奢不約以合禮中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

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

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

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

太守楊琰喻官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拜切繫

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交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

得視因以火燒而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震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毓司空張濟承

望受賂其官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

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

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穢濟由是坐謫言徵者悉

拜議郎相典為侍御史官官畏之與常乘駿馬駿雜毛也京師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中平元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

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

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

莫不響應凡二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角弟

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逐捕角等角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

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

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

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

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



戰張角

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張角皇甫嵩亦

更與賊戰大破之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

未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任汝鶴切快胡頰切任謂任使自

也太尉橋玄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

者其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

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覈下華切覈考鄉黨人物

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

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荅操

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朱雋之擊

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

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

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釁發計僅切通而

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

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

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

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

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讒

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其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秦將有

大功賜死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

史及合浦太守來達三府選賈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

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

盜賊琮即移書告示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百姓以安為之

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盧植破張角垂當

拔之官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斬梁角

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黃巾賊張曼成據城固守朱雋與

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賊將趙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皆欲聽

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

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則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顧謂司馬張超曰彼乞降不受

朱雋不  
受黃巾

賈琮人  
號賈父

傳燮言  
邪正不  
宜共國

司劭謂  
曹操亂  
世姦雄

拜官責  
修官錢

崔烈入  
錢得為  
司徒

涼

懷其人  
無怨者

劉焉請  
重牧伯  
之任

孟勳言  
不

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乃解圍忠果出戰傷其大破之。二年南宮

雲臺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以脩宮室又令西

園賜分道督趣讀曰恐動州郡多受賂賂賂巨刺史二千石及茂

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

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

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二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

母而反割剝北角切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

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以崔烈

為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

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

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斬可至千萬曩居

之皇中義從胡與先零羌叛以金城邊章韓遂為軍帥詔皇甫嵩

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

會公卿百官議之傳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

臣帝以問燮對曰燮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冒

或讀如字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

祖初興使鄴商別定隴右隴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此各議者

以為斷匈奴右臂斷音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

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

左社之虜得居此地社如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

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

而從之。四年前大立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間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異賀輒歎寔六

位未登愧於先之。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田刺史威

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牧劉虞為

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

血帝欲厭之厭勝也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帝躬擐甲

介馬行陳三市環胡問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何如對

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抵贖武

其紹何

官

官

官

官

董卓廢  
帝立陳  
帝王

董卓上  
書述復  
黨人爵

拜荀爽  
為司空

耳讀徒谷切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表紹曰上

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謀廢倖變博計切以○六年四月

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王官

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進進太后而立協中軍校尉袁紹因勸連

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官者之

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

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

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則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堅誅

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中常侍張讓段珪詐以太后詔召進勳進

於嘉德殿前表詔及何苗聞進被害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

等及諸宦者皆殺之九二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困迫遂將帝

與陳留王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

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芒音杜本作中洛陽北山名阪甫卓與帝語

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有廢立之

意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詔除公卿以下子弟

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等黨

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誣靈之

政矯舉天切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嘉徵命

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徵等復

及登台司九九十二日爽等皆畏卓無敢不至獨申屠嘉得徵書人

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董卓持表紹

勃海太守時紹以不從廢立奔在冀州以表術為後將軍曹嵩為驍

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其財合

兵得五千人

靈帝建寧二年九月郭泰聞黨人死私為之慟曰漢之滅矣

范書以泰此語為哭陳寶表紀以為哭三軍八俊今從之光和二

年四月辛巳陽球奏收王甫下獄死曹節見襟甫屍道次杖決曰我

曹自可相食表紀去球會虞賈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夢  
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 中平元  
年張鈞上書請斬十常侍范書官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  
十常侍未詳 四年四月傳寢戰歿表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書  
六年韓馥聽表紹舉兵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後魏志  
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為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  
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呂大著點校標註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訂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上

在位三十年

壽四十一

諱協字伯和靈帝中子也初封陳留王靈帝崩朝廷大亂董卓舉兵誅宦官以太后令廢少帝而立陳留王中平元年五月即位後禪于魏降封山陽公

陽東起  
兵討董卓

初平元年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

主紹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鄴通法切豫州刺史孔

由屯潁川陳留太守張邈等六郡與馮操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

數萬憂然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馮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

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董卓議大發兵

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

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開習軍事表

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闕去隨切孔

公緒清談高論噤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且

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

猶驅虎兇以赴大羊兇序婦切虎兇皆猛獸也說文虎山獸也鼓烈風

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自虧威重卓乃悅董卓

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

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

意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歷代遷徙勢民胥怨昔關中

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

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糜沸皮切石包讖妖邪之書

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

有武帝陶竈陶徒刀切陶竈并功營營音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

議遂燒焚宮廟官府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時董卓未至朝政

皆委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天子倚之長沙太守孫堅亦起

兵討董卓前主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

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

陽袁堅行破虜將軍幽州牧劉虞劉虞字元舉有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

穀

粟

楊彪  
上董卓  
遷都

陽東起  
兵討董卓

董卓遷  
都長安

孫堅與  
袁術合  
兵

劉虞  
有寬政

劉雲為

表紹領

劉備與

管寧與

原原遊

王烈遺

荀爽為

王允與

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遠隔關塞不知存不存劉虞宗室賢雋必共為主表

紹遣張岐等上虞尊號虞屬色叱之紹等乃止。表紹在河內韓馥以豪傑多歸紹忌之貶節其軍糧紹遂陰謀襲馥馥懼乃避位讓紹

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乃引兵入東郡表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

震初涿郡劉備涿州名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鄉首卷勝節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帥事盧植由

是往依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小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

坐侍立稠直由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寧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

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寧直與人以是知其優劣寧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

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發業思如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

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原性剛直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言非其時招

禍之道密遣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閻文選切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謂罪曰刑戮是

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

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

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三年初荀淑有孫曰或淑神六切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

才也及天下亂或聞曹操有雄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董卓車服僭儗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

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使弓馬膂力過人卓常以布自

王允恐  
蒙漢殺  
蔡邕

曹操領  
兗州  
黃巾

曹操部  
殺王  
允

曹操引  
兵  
殺

衛然嘗小失卓意卓接手戟擲布戰凡劇切說文有枚與也布陰怨於卓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曰從百姓歌舞於道某也置卓臍中然之然說文曰燒也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初宦

官誣蔡邕誘朝廷命江海十二年董卓聞而召之邕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甚見敬重卓之死也邕在王允坐間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邕謝願黥首刖足黥也京切說文墨刑在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馬日碑謂允曰伯喈曠世之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

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惡黨蒙其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城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青州黃巾寇兗州殺刺史濟北相鮑信等迎東郡太守曹操領兗州刺史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遂追黃巾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王允性剛稜疾惡後孟登切說文孤木抓作翻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

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李傕瓛等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圍長安入城放兵屠掠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叩頭曰臣等為董卓報讎非敢為逆也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允窮蹙乃下見之催收允殺之允妻子皆死尸允於市莫敢收者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四年陶謙為徐州牧曹操遣人迎父嵩於琅邪謙士卒利嵩財寶襲嵩殺之秋操引兵擊謙謙兵敗走保邳邳音海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邳不能克乃去攻取虛下音虛唯陵夏丘皆署之唯音雖下邳音邳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劉金唐與公孫瓚

積不相能瓚數與表紹相攻瓚遣節度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

操軍為  
呂布所  
敗

樂聖也  
備領徐  
州

孫策有  
復讎之  
志

表術奇  
策遠其  
父兵

荀彧諫  
操保河  
濟地

惟汜逼  
帝播遷

以討之。真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救不聽焚燒。璿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執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建安四年為

與平元年，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曹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為兗州牧。李淮郭此入長安，布不至，遂

據濮陽。濮音卜，東郡之邑。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兗州郡縣皆應布，唯

鄆城、范東、阿三城不動。曹操引兵還攻布於濮陽，操軍敗，布騎得操

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

馬者。操突出引軍還鄆城。曹操之攻陶謙也，平原相劉備將兵救

之，遂歸謙。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糜武悲切也。非劉備不能安

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

州與之。」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

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

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翊，策年十

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

來，造焉。妣妣便推結分好。謂推結交分，愛好也。及堅死，策年十七，

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表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

守，以策從兄責為丹陽都尉。策到壽春，見表術，涕泣言曰：「父昔從

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

還其父兵，後復往見術，術以取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

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廢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二年，曹操攻鉅

野，斬呂布將薛蘭，軍乘氏。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

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

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

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

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李傕、郭

汜音似，又，爭權。治兵相攻，惟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郭汜攻惟

惟，復移乘輿幸北邙。安古切，山陽公載記曰：時相攻連月，張濟自陝

至，和惟汜欲遷乘輿幸弘農，惟汜從之。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並送



孫策威震河東

乘輿東歸十月惟記悔令車駕東張濟與董承楊奉不相平復與惟  
記合共追乘輿董承楊奉招河東李樂韓暹共擊惟記奉等軍大敗  
惟記軍統營叫呼更士失色李樂乃潛具船令帝步出營與數十人  
御船渡河幸樂營乘輿居棘籬中後曹操誅李惟三族郭紀為其將  
所殺張濟死張繡領其軍 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德  
政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孫策說  
袁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技因投本土召募可  
得兵以佐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  
必能定乃許之策將兵千餘人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進攻橫  
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  
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鬼鬼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  
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  
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威震江東  
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術與  
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東下張飛敗走布虜備

劉備降於呂布

四五四一

五

曹操天子都計

妻子備還屯海西饑餓困蹙請降於布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屯小  
沛布自稱徐州牧 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  
披荆棘上奉卿切慈木也下依牆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  
山東未定首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  
編素或於六切編古者而天下歸心自天子家連將軍自唱義兵徒  
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鑿旋軫東京榛蕪乘虛官切說文八為鈴  
象齊焉馬吉和則謹也通作齊為軫章忍切鄭康成註周禮曰義士有存  
彰與後橫木也蘇州切木叢生曰榛蕪微去也義士有存  
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  
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  
能為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  
孤本志也遂遷都許 袁術有僭逆之謀孫策與術書遂與之絕策  
渡浙江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謂策降策自領會稽太  
守復命虞翻為功曹 曹操問荀彧以登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  
穎川郭嘉操與攸語大悅曰公達攸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  
下當何憂哉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禮之嘉曰表公徒欲效周公之

荀彧登荀攸郭嘉於操

孔融才疎意廣

素潔清操首也

劉備婦曹氏

曹氏操殺

荀彧論十敗十

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定霸三之業難矣

遂去之操召見論天下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喜加出亦

喜曰真吾主也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

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者實難可

悉行但能張磔網羅磔陟格切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

不願附也道七到切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

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

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

戰敗走保都昌青州刺史表譚攻融自春至夏戰亡所餘裁數百人

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

有舊徵為將作大匠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

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音皆流離無敵自破者

不可勝數表紹在河北軍人仰食彘菽音也表術在江淮取給蒲

菹音也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音也抵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

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

屯田四十一

六

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

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劉備合

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

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

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公誰與定天下

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平原禰衡上切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

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

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

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

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

辱祖祖殺之。二年春表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

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

智勝項羽故羽雖疆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疆無能

敵

陳珪說  
布與術  
絕者

養虎當  
飽養雁鳥  
當飢

賈詡如  
曹操如  
其言

為也。紹繁禮多儀，公躡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相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止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得以堪之？

陳珪說布絕昏遣珪子登詣曹操

布固不肯會操遣布手書

深加尉納布大喜即遣登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

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答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操曰：公言不如卿言，譬如養雁鳥，飢即為用，飽則賜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繡求救於濟，死繡領其會表，紹卒詣操，六田曲巨勸，然龍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追之，操縱奇兵大破之。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日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日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呂布復與表術通，遣將

後賈詡勸

呂布復與表術通

高順攻劉備

荀攸勸

操擒布

孫策有

表紹欲

高順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與劉備遇於

梁進至下邳布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下邳城操圍下邳積久士卒

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二軍

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

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沂泗水出東海費

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常自首於明公布

將宋憲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望兵圍之急

布令左右取其首式殺切自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

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

矣顧謂劉備曰玄德御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縲縛我急獨不可一言

邪操笑曰縛虜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

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上戶切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不可也上普火切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宮請就刑遂出

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殺之益於賜傳首許市陳宮本曹操

布此呂孫策遣使獻方物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策已定宣城以東

惟溼以西六縣未服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郎丹陽太守

瑯瑯結郎及山賊嚴策謂郎曰爾昔龍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

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城勿

曰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

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曲阿之敗士眾萬餘人欲奔豫章

太守華歆為主歆謝之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

曰劉牧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

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送

昌門錢不縛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谷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而反謂

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

志○四年表紹擊公孫瓚滅之心益驕簡精兵十萬欲以攻許沮授

諫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

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奉師南向棄萬安之術而興无名之師

曹操料表紹

賈詡勸張繡絕紹歸操

曹操使衛觀鎮撫關中

釋高說劉表附曹操

孫策使華歆說

竊為公懼之郭圖審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疆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紹納圖言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音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上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畝豈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有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表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曰表疆曹弱又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紹疆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為我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願將軍無疑冬繡率眾降曹操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觀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觀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豕逐疆一日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

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從事中郎韓嵩如駕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夫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乃遣嵩指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曰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加重思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疆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表大怒以為懷貳將斬之嵩不為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且陳前言表乃弗誅而囚之孫策盛兵將徇豫章謂功曹虞翻曰華子宣孤音翻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易害卿便在

孫策母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

劉備食失匕喜

曹操

曹操

乃往見華歆歆喜巾迎策策禮為上賓孫盛曰歆既無夷皓懿

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

節墮谷孰大焉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表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

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往策意策將

殺之策母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

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今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

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目策大驚遂釋騰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先

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

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也

或作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疾也遂與承及長

水校尉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表術程昱郭嘉

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借遂

殺徐州刺史車胄也曹其姓名留關羽守下邳仁太守事身還小沛

東海賊昌豨墟豈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衣紹連

心未及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表紹曰曹操與劉

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曹操

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羽將也備奔青州歸表紹

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虛空

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

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不及三

年可坐克也紹不從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延操曹

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

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其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

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紹騎將

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

騎至稍多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

醜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

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

效勇  
而

立死

勿  
勿  
還

何軍因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  
 遂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  
 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孫策初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  
 客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殺出驅馳卒遇貢客射策中頰上頰下頰下頰  
 傷頰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  
 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  
 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  
 遂委心而服事焉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操無少糧  
 盡士卒疲乏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林林之前  
 榮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  
 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益其晦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窮必  
 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設壘持之會收家犯法審審  
 之收怒遂奔操操聞彼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時  
 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汝曰無是更言之又  
 半歲汝曰足下不欲渡汝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

為之奈何

表已盡危急之日也表氏

餘乘

或為竹管或為

載輪重

在故市為巢屯軍

若以輕兵襲之

燔其積聚

不過三日表氏自敗也操大喜

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表軍旗幟夜從間道出人抱束

薪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操遂攻之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

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紹軍皆恟懼恟辭大潰紹與八百

騎渡河走至黎陽北岸眾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中心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志內忌將發

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勸之紀曰豐聞將軍之

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初曹操問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道復日向使紹男其

篤計尚未可知也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復自

是短於從善復故至於敗

表傳云術山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荆州志術傳孫堅殺張

表紹勸  
早敗

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三月巳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也  
孫叔子曰揚行乃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三年表紹斬嚴綱  
春秋作劉綱今從范書魏志 興平二年孫策渡江魏志表紀  
曰云初平四年策受表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傳皆云興平  
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  
專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得徐州後也劉繇傳稱  
吳景攻繇歲餘不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巳前今依江表傳  
為定





